



天津教案

TIANJIN JIAO AN

——一八七〇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



天津教案

——一八七〇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

南史編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一八七〇年，天津人民进行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历史上叫“天津教案”。本书通俗地讲述了这次斗争的起因、经过，揭露了当时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不法的罪恶勾当和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屈膝媚外的丑恶嘴脸，并着重记述了天津人民在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不屈的精神和英雄气概。它是我国近代史上反洋教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一页。

天 津 教 案

——一八七〇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

南 史 編 著

何 范 插 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法租界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1 字数 14,000

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3072·281

定价 0.11 元

目 录

- 一、洋鬼子修建教堂，禍根暗藏…………… 2
- 二、洋教士橫行霸道，野蛮强梁…………… 5
- 三、众百姓怒烧河楼，强盜命喪…………… 10
- 四、清政府惊慌失措，屈膝媚洋…………… 18
- 五、烈士們高歌就义，万古流芳…………… 25

一百多年前，英法兩國為了加緊對中國人民的剝削和掠奪，通過發動侵略戰爭，強迫腐敗的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隨着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國侵略勢力伸入中國內地。原來中國人民就已經受盡封建統治的壓迫，現在又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欺辱和剝削，生活越加痛苦。當時外國侵略者在进行軍事、政治、經濟侵略的同時，還積極利用宗教方式進行侵略。他們以不平等條約作護符，在中國各地建教堂，作為侵略活動的據點，由洋教士充當侵略的先鋒，以傳教為名，搜集情報，進行欺騙和掠奪，到處無惡不作。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罪惡活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貴州、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台灣、西藏等地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反洋教鬥爭。它成為當時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規模最大、震動中外的

一次反洋教斗争，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

一、洋鬼子修建教堂，祸根暗藏

一八六〇年，根据英法等国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天津被开辟为商埠；同时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权利。清朝政府还特别在天津设立了一个通商衙门，派外国侵略者所称赞的崇厚作通商大臣，专门应承外国人，负责办理一切对外事务。

一八六一年初，崇厚到天津走马上任，从此在天津给外国人作走狗，千方百计地讨外国人喜欢。第二年春天，法国驻北京公使派德微里亚到天津来，要占块地方，建立教堂；实际是要在天津建立进行侵略活动的据点。

德微里亚见到崇厚以后，就提出要“永租”三岔河口附近方圆十五亩地方修建教堂。为什么他们偏偏看中这块地方呢？这里面是有缘由的。原来，三岔河口在天津旧城东北隅（即现在金钢桥东），

是个水陆碼頭，从早到晚，人来人往，熱鬧非凡。邻近又是通商衙門，大沽口外的火輪可以一直开到这里。一八五八年，英法联軍进犯北京时，他們的兵船就曾在这里停船过。可見其地勢的重要。这里还有乾隆皇帝时重修的河楼(也称望海楼)，它是清朝皇帝到天津游逛时喝茶吃飯的地方。因此崇厚有点犹豫，答应将河楼一带租給洋人吧，怕冒犯皇上；不答应吧，怕得罪外国主子。怎么办呢？最后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向德微里亚推說这个地方又乱又杂，設堂傳教不合适，如果选择別的地方，那完全可以照办。

可是，德微里亚是打好主意来的，建堂傳教本是騙人的幌子，实际上，他們就是为了找块合适的地方扎根。崇厚的答复当然不能使他滿意。于是，他便一面以武力吓唬崇厚，故意重提两年前英法联軍入北京，火烧圓明园的旧事；同时又拉攏崇厚，表示如果再发生九年前太平軍进迫天津反抗清朝皇上的事，法国人在衙門旁边可以帮忙鎮压。經德微里亚这一番威胁和利誘，崇厚便吓破了胆。他想，洋人既然坚持这个要求，朝廷又怕洋人，自己答应后，即便朝廷有不滿之处，只要洋人高兴，也会得到諒解的。与其日后讓別人討好洋人，不如自己先

下手搶功。于是，便答应了德微里亚的要求；并且立即命令官吏办了手續，发給“永租執照”。但是，这块地方后来并没有完全按照執照上所規定的那样：“作为大法国傳教士建造天主教堂之用”；其中东边房院的一半，被法国駐津領事要去作为官署。这一来，洋教士和法国領事就更便于勾結在一起，橫行不法，进行阴謀活动了。

一八六二年七月，由二十一个男女洋教士組成的一支侵略小队，从法国来到天津，分住在望海楼和“仁慈堂”內。他們嘴里嘟念着“上帝”和“天堂”，而实际干伤天害理的勾当。

洋教士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便于欺騙群众，进行阴謀活动，他們决定兴建一座高樓，作为大堂，向东可望到渤海，向南可窺見天津城內的各种活动，向西还可以監視通商衙門。洋教士还特意聚集在一起，鬧鬧嚷嚷地要为这座教堂起个动听的堂名。在这群教士中有个叫謝福音的，是个老資格的侵略分子，自命为“中国通”。他申言：“这个堂名，既要有‘大法国’之声威；又要有逼人之神力。”他說：“前年要是沒有圣母的仁慈，我們就不能得到战争胜利，要是沒有战争的胜利，也无法

建造这个为‘大法国’效劳的教堂。所以，建立这座教堂是圣母仁慈和战争胜利的结果，应该称它为‘圣母胜利之后堂’。”这个堂名很中这帮洋教士的心意，后来建堂的事就由他负责。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一座笔架式的三层楼房建成了。在楼房上部，镶了一块大理石的匾额，用法文字刻着“圣母胜利之后堂”字样。但人们并不这样称呼它，而叫它“河楼教堂”，附近老百姓更直截了当地叫它“鬼子楼”。

从此以后，“鬼子楼”给天津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法国侵略者利用这座教堂，进行了各种罪恶的活动。

二、洋教士横行霸道，野蛮强梁

法国传教士到天津后，就到处搜罗爪牙。如王三、武二和安三等人本来就是三岔河口一带的地痞流氓，入洋教以后，依仗教会势力，更是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欺辱百姓。当时官府对这帮地痞流氓不敢管，怕得罪他们的外国主子。他们打官司，青

的能說成紅的，沒理能講成有理。三岔河口的人們恨他們，更恨這些人的靠山——洋教士。

俗話說：“毒蛇過地百草白。”河樓教堂建成後不久，洋教士就借口傳經講道地方必須肅靜，而驅趕教堂附近的攤販。對此事，崇厚不但不出面阻止，反而為他們撐腰，幫助把那些小本經營的攤販轟得東奔西逃，失去生計。

攤販轟光之後，謝福音又勾結清朝官府，利用壞蛋，使用狡詐的手段，強占和拆除教堂附近的民房。這樣一來，久居三岔河口的人們被迫離鄉背井，對洋教士和清朝官府更恨之入骨。

新的災禍不斷降臨到天津人民的頭上。教堂既然打着一個漂亮的旗子，說是替上帝辦“好事”，是“仁慈救世”，那怎麼能不辦些“慈善”事兒來裝裝門面呢？於是，他們利用辦“仁慈堂”，收養中國孤兒幼女，想以此來掩蓋人們的耳目。可是誰會相信這一套把戲！根本沒有人願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裏去。洋教士一看欺騙手段不行，就指使那幫被他們收買的壞蛋，四出拐騙兒童。因此，天津城鄉各處丟兒失女的事情連續發生，家家戶戶惶惶不安，整天為自己的孩子的安全擔心。

一八七〇年夏天，天津地方非常干旱，瘟疫流行，“仁慈堂”里的幼儿，由于洋教士的虐待和残害，死的极多。人们传说，教堂经常在夜间往乱葬岗子里送东西。这样一来，人们的疑虑更加沉重了。

六月间的一天，有几只野狗在乱葬岗子扒开了一座小土堆，过路人走近一看，原来埋的都是死孩子，胸腹已烂，肠肚外露，惨不忍睹。这个骇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聚集到乱葬岗子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接着刨开旁边的几个小土堆，发现在一些小木头匣子里有的竟塞着两三个孩子的尸体。人群轰动，悲愤万状，纷纷要求官府立刻查办。天津县衙门不断收到一叠叠状纸，人们都说这些事跟教堂有关。

隔了两天，天津县的捕役逮住了两个拐犯，一个姓张，一个姓郭。从这两个坏蛋身上搜出了几块站人银洋（当时外国人在津使用的银元）。拐犯供说，这些银洋是洋教士给他们的。前两天，他们给教堂送去一男一女，临走的时候，洋教士还多给了两块银洋，并叮嘱他们，要再多拐几个孩子去。人们有了这样有力的证据，便要求官府彻底追查。

清朝官府哪肯为老百姓着想，他们一听这事牵连洋人，就更怕闹不好，把自己的官职丢了，再



聚集到乱葬岗子的人越来越多……

严重点，说不定会把命也搭上。他們想来个杀人灭口，把两个拐犯杀掉結案，不再深究。

官府怕洋人，不敢追究，人民可不答应。过了十多天，居民們又抓到了一个拐犯，名叫武兰珍，当地人都叫他“武二鬚子”，是一向游手好閑、混吃混喝的无賴。自从三岔河口建立教堂，他就投奔在教堂管事人地痞王三的門下，专门干一些敲詐蒙拐的勾当。近一年来，他常到城郊各处拐騙幼儿，送到王三那里。同一天，居民們又抓到一个拐匪安三，他是直接奉洋教士的命令，到处拐騙幼儿的。这两起案件都牵涉到教堂。跟教堂算賬，清算洋教士罪行，成为天津人民一致的呼声。不光一般居民积极投入斗争，就連讀書人和一部分上层士紳也表示憤怒，紛紛声討洋教士的罪行。反洋教的傳單飞遍街头巷尾，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風暴就要来临！

事情已經很明显了。人証物証，样样摆在官府面前。許多被害人的家屬，憤怒地要求懲办凶犯。官府在民气激昂的压力下，无法再推脫下去，不得不带着人民的訴状和罪犯的供詞去跟法国駐津領事丰大业交涉。丰大业是多年来参与侵略中国活动的老手，一向蛮橫无理。他一口咬定那些案件与教堂

无关，并无耻撒賴，說这是中国人捏造事实陷害他們，破坏教堂名誉，要中国官府賠償損失。当时，地方官吏要求到教堂进行实地調查，也被他无理拒絕。他还傲慢地表示，他是“大法国”領事，只能跟崇厚打交道，其他官員都沒有跟他交談的資格。

在这种情勢下，崇厚畏惧群众的压力，不敢再装聋作哑。他怕这样下去，会激起“民变”，后果不堪設想。于是就去跟丰大业交涉。

六月二十日，崇厚和丰大业会談处理这些案件的办法，謝福音也参加了。崇厚在这次会談中，无耻地帮助丰大业、謝福音想了許多应付局面的办法。最后，商定第二天清晨，由天津地方官吏押带罪犯到教堂去对証和調查。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交涉出一点眉目，实际上是崇厚給他的外国主子設下一条緩兵之計。当天深夜，丰大业和謝福音等鬼鬼祟祟忙个不停，把崇厚告訴他們的有关罪証都一一消灭掉了。

到教堂对証和調查的消息很快地傳开，街上貼滿了控訴洋教士罪行的傳單，要求懲办凶手。人們奔走相告，紛紛准备第二天到教堂去看对証調查的結果。

三 众百姓怒燒河樓，强盜命喪

六月二十一日，是天津地方官吏押帶罪犯到教堂對証的日子。從清晨起，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向教堂。雖然是陰天，可是人們鬥爭的情緒却異常激昂，都盼到有這樣一天，來清算這群豺狼的罪惡。許多丟失子女的父母更是懷着十分焦急和十分忿恨的心情，要探知孩子的下落，要為死去的孩子們報仇。八點鐘左右，教堂前面已經人山人海，嚴嚴密密地圍成一道半圓形的人牆。

十點鐘左右，天津地方各級官吏，按照頭一天的約定來到教堂。但是，因為豐大業、謝福音等在事前已經消滅了罪証，教堂中的許多情況已經跟這些罪犯供述的情況完全兩樣。直接指使拐犯們作惡的人，也早躲避起來。這樣一來，就使這次對証和調查毫無結果。

地方官吏離開教堂向崇厚交差去了，可是，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的群眾，却因為案件沒有結果，圍聚不散。他們由隨從官吏入堂對証的差弁口中，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真似火上加油，情緒更加激憤，堅持要在当天把这些疑案弄个水落石出。先来的人群沒有散，后来的人群又参加进来，到中午时分，已将近万人。人們紛紛揭露教堂多年来的罪惡。丢失子女的母亲向人們泣訴自己的悲痛；受过教堂迫害的人更是声泪俱下地訴說自己亲受的苦难。在教堂門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控訴洋教士罪惡的大会。控訴、抗議、譴責、怒吼，憤懣的情緒越来越高，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怒火越烧越旺。

教堂內的洋鬼子，过去一貫地欺侮人、压迫人。在他們看来，中国人不过是脚底下的蚂蚁，随便踩死几个，算不了什么。可是，現在教堂外面群众的汹涌声势，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形势不妙。他們像群受惊的驴，乱撞乱叫。先是派人出来呵斥，妄图吓散人群。但人們正义的浪涛般的痛斥声，压倒了这种无耻的狂吠。洋鬼子发疯了，出来用棍棒、枪托乱打人們，甚至放出恶犬，扑向人群。这种野蛮无耻、穷凶极恶的行为，使人們的忿怒像火山爆发一样噴射出来。对敌人絕不示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們用砖头瓦块回击敌人，砸碎了教堂的門窗，打退了这群恶狗。丰大业赶忙給崇厚写了封信，派人

悄悄地从后門溜出来送去。崇厚見到信后，急得如喪考妣，立即派了几名巡捕官到現場去，想进行鎮压。

丰大业原想崇厚会派大队的官兵来替他解围，而如今只見到几名巡捕官。他認為这是崇厚对他，对“大法国”的不尊重。他又看到，中国人民是不怕那些狗官的。巡捕来了，抗議的声浪反而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使丰大业这个横行霸道慣了的强盗胆战心惊，急得发瘋。他毆打了这几个巡捕官，腰里插了两把手枪，硬着头皮窜了出来，直奔崇厚的衙門。他的秘書西門也哈着腰，捏把剑，哆哆嗦嗦地紧跟在丰大业后面。这两个家伙一进崇厚的衙門，就大声咆哮起来。丰大业从西門手中夺过利剑，像瘋子一样用力地毆打崇厚的公案，指着崇厚罵道：“‘乱民’要我的命，你先給我去死！”崇厚吓得連連作揖，賠不是。丰大业兽性大发，扔掉了剑，从腰里抽出手枪向崇厚射去，两颗子弹从崇厚肩头擦过，射进了厅堂的墙壁。崇厚吓得面如灰土，轉过屏風逃向后宅去了。丰大业在厅堂里繼續发泄兽性，从地上拾起那把剑，上下乱砍，搗毀了陈設的器物，砸碎了珍貴的古玩，把整个厅堂鬧得一塌糊涂。經過一陣瘋狂发作以后，他像个泄了气